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金太阳丛书

JINTAIYANG CONGSHU



放学后 容易发生故事

FANGXUEHOU
RONGYI FASHENG GUSHI

肖复兴

XIAOFUXING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金太阳丛书

著名作家送给孩子们的礼物

放学后容易 发生故事

FANGXUEHOU RONGYI
FASHENG GUSHI

肖复兴

JINTAIYANG CONGSHU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RBP 05 / 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放学后容易发生故事/肖复兴著. —石家庄: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8. 12

(金太阳丛书)

ISBN 7-5376-1858-5

I. 放… II. 肖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734 号





选题策划: 张杏坦
主 编: 陈建功
责任编辑: 张杏坦
装帧设计: 宁成春
插 画: 孔昭平

金太阳丛书
放学后容易发生故事
肖复兴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880×1230 毫米 1/32
8.5 印张 17 万字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 15.20 元
ISBN 7-5376-1858-5/I·73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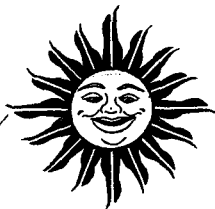


肖复兴，1947年生，北京人，曾到北大荒插队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当过大中小学教师，现任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春三部曲》以及中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散文集和理论集六十余种，曾获全国及北京、上海文学奖多种。近著有《肖复兴作品自选集》三卷，《肖复兴散文》“艺术卷”、“情感卷”，《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》“肖复兴卷”等。

孩子是我们进了世界
也是我们人生的开始。

李川





序

严文井



太阳是一只每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。

鸟儿的翅膀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它的翅膀？——童年时代的我曾经这样发问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你看远远的那鸟儿，你看得见它的翅膀吗？

它可不像鸟儿在飞！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待着呢！——我还是不明白。

老人说，它远啊。它怎么没飞！它一天就从天东头飞到了天西头，哪只鸟儿能这么飞！

它到哪儿去喝水？到哪儿去睡觉？——我望着老人坏坏地笑。

老人说，它飞了一天了，就到一个叫汤谷的地方歇着去了；飞了一天了，身子也脏了，就到一个叫咸池的地方洗澡去了。晚上，它又到一棵很大很大的树上睡觉去了——那树叫扶桑。第二天，它就从扶桑树上飞起来。它要飞起来的时





候，翅膀就发出光来了。先染红了天边的云彩，又映红了天边的海水。它就那么把翅膀一扑扇，腾地飞起来了。它一飞起来，天下的鸟儿都啁啾欢唱，也扑扇起翅膀来……

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。譬如，那个汤谷，那个咸池，究竟在东边还是在西边？太阳，这只金色的鸟儿，它可是从东边飞到西边了呀，它从哪儿又绕回东边的呢？又譬如，那棵很大很大的扶桑树，它种在哪块地上？用不用浇水？用不用培土？……然而，就在老人说到那只金色的鸟儿如何抖动翅膀，放出光来的一刹那，说到它腾地飞起来的一刹那，无数的疑问似乎已经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是的，那只金色的鸟儿就是这样飞起来的——它抖抖翅膀，云彩红了；它抖抖翅膀，海水红了；它轻轻地舒展它的身躯，腾地跃起，确实就像鸟儿一样飞翔起来……

长大了才知道，老人的故事来自远古。

远古就有老人的故事。远古也有孩儿似的疑问。

我读过屈原的《天问》。我记得他提了一百七十多问。我觉得，他朝天发问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很老很老了，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孩提时代提出的问题一样，刨根问底，无尽无休。

我也读过屈原的《离骚》。我记得他也曾一时把所有的疑惑置之脑后。他说，漫漫长路啊，何等遥远，我将上下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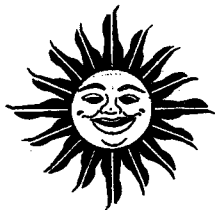


求索。我要到咸池饮饮马，我要把马缰拴到扶桑树上歇歇脚，我要折一根嫩枝拦挡太阳，让我走得从容而逍遥……他的沉迷却又和我孩提时代的沉迷无异，多么美丽多么斑斓！

金色的太阳是一只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的鸟儿，是一只自有人类以来永远引人疑问却又令人沉迷的鸟儿！

1998.3.1





第一章

1

这个学期刚开学那一阵子，我们班出的事可真多，按下葫芦起来瓢，一出紧跟着一出。而且，大多是发生在放学之后。真的，在我们班，放学之后最容易发生故事。

当然，不仅在我们班，在我们整个中学的校园里，最热闹的时候，大概都属于下午放学后那一段时间。好像憋了一天的喉咙统统放开了，同学们可以亮开嗓门儿肆无忌惮地叫唤几嗓子了，所有的声音都可以尽情地释放出来了，连树梢上的风吹得都显得清爽了许多，树枝上的小鸟儿的叫声都显得清亮了许多。校园里立刻开了锅，沸腾得不得了，你无论走在哪儿，似乎都得踩着分贝极强的滚滚声浪。那时候，一般老师都无奈地摇摇头，或者捂住耳朵赶紧逃回办公室，而我们同学却是最开心不过了。老师们一般不知道，这时候往往是要发生故事的时候了。当然，要是等老师知道了，这事也就快要闹大发了。

我们班出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这个学期刚刚开学不久。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刚响，范爱君早已经收拾好了





书包，老师刚一宣布下课，就第一个箭一般地冲出教室。在我们班，她是个稳重的同学，一般她不会这样毛躁的。她这样的举动，就说明肯定要有事情发生了。

偏偏覃峻不明事理，这一天不是因为功课压得他智商降低脑子不够使，就是他跟范爱君一样也有什么急事要生出来。他见范爱君急着要走，紧跟着急忙叫了出来，那嗓门儿还挺大：“范爱君！”他的声音速度够快的了，但都没赶上范爱君的速度，只好也跟着跑出教室，在楼道里追上范爱君：“你怎么又忘了？钟老师可催了好多次了，这个学习专刊的板报今天还出不出了？”

范爱君是我们班上的宣传委员，画一手好画，初中时一幅工笔玉兰花曾经得过市里的大奖。她不是那种长相出众的女孩，但眼睛里总有忧郁的神色，有的同学喜欢，说她有点儿潘虹的味儿。她抬起那双忧郁的眼睛望了望覃峻，说：“改天行吗？”

覃峻是我们班的班长，说话办事都很利索，不愿意拖泥带水，我们班上好多女同学喜欢他这种性格，但也有不少女同学怕他、烦他。

“这几天你一直在拖。不能再拖了！”楼道里挤满放学的同学，声音喧闹、嘈杂，覃峻不得不加大了嗓门儿讲话。

范爱君是属于和班上谁都拉开一定距离的人，她既不和班长近乎，也不怕他，便冲他说：“你别嚷嚷了，我耳朵不背，听得见！”

覃峻只好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跟你嚷嚷，钟老师说过好多次了，让这学期开学有个好一些的学习空气，对这期板报挺重视的，咱们从星期一都拖到了今天星期六，这么多天了……”



范爱君对他说：“今天我真的有事！”

覃峻偏偏犟脾气上来了：“什么事？我来帮帮你，办完事然后再出板报！”

“不用！”

范爱君忙摆手，慌慌张张挤出放学的人流，跑走了。覃峻摇摇头，被走廊里拥挤着的巨大声浪卷回了教室，很有几分无奈。

正巧，章薇在找他。章薇是我们班的副班长，人长得很漂亮，应该说是我们班最 beautiful 的了：那修长的身材，青春洋溢的脸庞，都是让班上那些身材不是矮就是胖、三围不是粗就是细的女同学羡慕，甚至嫉妒的地方，但却正是讨我们班上所有男同学欢喜的地方。

她手里拿着两张票，走到覃峻的身边：“覃峻，给你一张票。”

覃峻正在收拾书包，头也顾不上抬，问：“什么票？”

章薇说：“美术展览的票。”

覃峻又问：“什么时候的？”

章薇说：“这个星期天的。”

覃峻把票推给章薇：“算了吧，你别害我了，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，我还得复习功课呢！”

章薇把票又给了覃峻：“这可是学校给的票！要是害你，也是害我。是任务，必须去参观，迎接国庆的展览。看完之后，咱俩还得写稿呢！”

覃峻只好把票收了下来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有什么办法呢，谁让你当班干部呢？连星期天都不能是自己的。他忍不住发了句牢骚：“学校里破事真多！我得跟钟老师说，以后我这班长不能干了，让你一人兼了得了！”





章薇发觉他情绪不高，问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大班长，谁又得罪您了？”

覃峻说：“不是得罪的问题，是破事太多。你看，钟老师布置出学习专刊的板报，拖了好几天了，范爱君总是说有事，刚才我想抓住她，她又跑了！刚才钟老师又说教育局的检查团要来，让咱们赶快把板报出出来。等下星期一一上课，你说钟老师还不又拿我问罪？”

章薇说：“这个范爱君也真是！我看她开学这些天一直心神不定的。这样，你先把黑板擦了，把字先写上。我这就去她家里，说什么也得把她给你逮回来，让她把画和报头画上！”

覃峻连忙摆手：“我这两笔字哪儿行呀！”

“再不行也比开天窗强！”

章薇说罢跑出教室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的人，和她那文静秀气的外表不大相称。

覃峻开始擦黑板，粉笔末簌簌落了一身。这时候，教室里已经快没有什么人了。校园里火爆一样的热闹劲儿，就这样一瞬间，像是点燃的一枝花炮，炸响后很快就烟消云散安静了下来。晚霞在校园里的树梢上和教学楼顶上轻轻飘散，是学校一天最美的时候了。

2

章薇骑上她那辆刚刚买来的红色赛车，这是她这一年里买的第三辆新车了。现在偷自行车的贼多得防不胜防，她姥姥不让她再买赛车了，说这车太招贼，她还是不听话买了这辆漂亮的赛车。她的腿长，骑车的姿势很好看，像



个运动员在大街上风驰电掣，引来的“回头率”很高。她想最好能在半路上把范爱君追上解决了问题，但拼命地追也没追上。

范爱君这时候已经穿过我们学校前的一条小胡同，抄近道走到她家的楼前了。

她走上楼梯，没到家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妈妈的叫喊声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哑巴了就算完事了？”

范爱君赶紧掏出钥匙打开房门，只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，好像是玻璃杯子摔到地上的声音。小弟忙走过来，害怕地小声对范爱君说：“姐，别进去，爸爸妈妈又吵了！”姐儿俩悄悄地走进自己房间。

里屋接着传来妈妈的大喊大叫：“你说，你到底把那两张大额存款单拿哪儿去了？是不是拿去孝敬你那个小妖精了？”

爸爸终于忍不住了：“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了？”

爸爸的话越发激怒了妈妈：“你说我变成什么样子？我知道你现在看我是处处不顺眼，你忘了你当初一张张画我的时候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人可以为你画画了？可以给你当模特儿了？没准儿还是裸体模特儿……”

爸爸有些无可奈何：“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了？纸糊的驴大嗓门儿？”

妈妈却更来了情绪，话像开了闸的水：“我没法不大嗓门儿，每张那是两千块钱呢！你说拿走就拿走了，你知道那是我去年年底的奖金，准备给我妈买大屏幕彩电用的，换换老太太那个老掉牙的14英寸彩电。你可倒好……”

爸爸解释着：“我是为了画画，又不是为了别的……”

一听画画，妈妈更火了：“画画，画画，我跟了你快二



十年了，你画了也快二十年了，你画出什么来了？你是给我画出名来了，还是给我画出钱来了？”

这话真捅爸爸的心窝子：“你一说话就这么俗……”

妈妈不依不饶：“我就是俗，人家画画的起码给家里挣钱，你可倒好，从家里往外掏钱，这回可好，掏到我妈妈的头上来了！你还有点儿良心没有？”妈妈说着，伸出的手指快指到爸爸的脸上了。

爸爸拨开妈妈的手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？你掉进钱眼儿里怎么着？”

妈妈急了，上前推了爸爸一把：“我没完！你立刻把钱给我找回来……”

爸爸也急了，顺手推了她一下，一下子把她推到身后的柜子上。柜子上的东西被她的身子撞倒在地上，她没站稳，也倒在地上。

听见里屋“啪啪”的声响，范爱君忙走出自己的房门，推开里屋的门，赶紧扶起倒在地上的妈妈。

这一下，妈妈的火蹿了上来，推开范爱君的手，不依不饶地冲爸爸大骂起来：“你还了不得了！你打起我来了！”说着，她把爸爸挂在墙上的画都摘了下来，摔到地上；把爸爸的画具都从柜子里掏了出来，扔在地上。范爱君怎么喊着“妈妈！”劝阻，也劝阻不了。她发狠地用脚在上面踩着，踩得画都碎了，油彩流淌了一地，一直流到爸爸脚下。

爸爸望着妈妈，一动不动。他惊讶，也木然。

小弟躲在门后，眼睛里充满惊恐。

范爱君上前拦住妈妈：“妈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！”

爸爸忽然喊了一句：“爱君，你别管，让她摔，让她使



劲摔，看她还能摔什么！”

妈妈却已经无法控制自己，听到爸爸这话，一把推开范爱君，把柜子里放着的一张炭笔素描画拿了出来，使劲地摔在地上。“啪”，镜框碎了。破裂的玻璃下面，可以看见妈妈年轻时一张漂亮的面孔，正在甜甜地笑着。

爸爸忍无可忍，一双大脚迈过这张素描画，走出房门。

范爱君和小弟都叫喊着：“爸爸！”

爸爸还是走了出去。

妈妈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。

范爱君追出房门，叫着：“爸爸！”

章薇这时正上楼梯，和范爱君的爸爸碰了个对面。其实范爱君的爸爸是见过章薇的，但他什么话也没说，腾腾地快步走下楼梯。

章薇望着范爱君，看见泪水充满了范爱君的眼眶，本来在路上想好的拉范爱君回学校的话都没法再说出来了。

那天吃晚饭的时候，范爱君家里的饭桌前没有了爸爸，显得冷清许多。范爱君小心翼翼地给妈妈和小弟盛好饭，小弟饿极了，抱起碗就吃。妈妈一动不动，责骂着小弟：“饿死你啦？”小弟哭了。

范爱君端着一盆汤，眼睛里噙着泪水。这一幕，虽然章薇没有看到，但她是个善解人意的人，完全能想像得到。

3

姥姥都眯了一小觉了，睁开眼一看，章薇房间里的灯还亮着。姥姥爬下床，走进章薇的房间。

章薇在看一本《英国病人》，这是今天下午放学路过书





摊时，那个大胖子摊贩特意向她推销的。她上胖子那儿买书，胖子讨好说知道她不是那种只爱看琼瑶、岑凯伦书的中学生，所以才推荐她这本新到的书，是当前外国最有名的书，有档次，大学生净买呢！她津津有味看得正入迷，竟然没有发觉姥姥进来。

姥姥一伸手把书夺过来，顺手把台灯关上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看这些歪七杂八的书？”

章薇说：“姥姥！这是当前最有名的一本书！”

姥姥说：“再有名，考试考吗？明年就高考了，不抓紧时间看有用的书，净浪费时间！快睡觉！”

章薇在黑暗中嘟囔着：“明天是星期天，又不用早起，还不让人家看会儿书？”

姥姥不饶她：“你要有精神头儿，给我起来复习功课！”

章薇躺进被窝里嘟囔着：“我还头悬梁、锥刺骨呢！”

姥姥说着：“你给我少贫，快睡觉！”就走出了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章薇的姥爷姥姥都是医生，爸爸妈妈也是医生。一个世代医生的家，让主人调理得井井有条，自然也想把孩子调理得井井有条。只是妈妈爸爸整天忙着他们看不完的病人，没有时间管章薇，便把孩子一股脑儿交给了姥爷和姥姥。姥爷疼爱章薇，当了一辈子的医生，治好了不知多少人的病，自己的病却没有治好，上街买东西，一个跟头摔在马路旁，脑溢血，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。临死时，手里还攥着给章薇买的巧克力。姥爷这一死，姥姥觉得教育章薇的责任全落在她一人的身上了，对章薇更是事无巨细，关怀备至，生怕出一点儿小纰漏，别说对不起章薇的妈妈和爸爸，就是连姥爷也对不起呀！

